

# 舞者佟麗婭：致鄉愁、致當下、致夢想

“這是寫給家鄉的一封信書。”出生于新疆的錫伯族姑娘佟麗婭反復念叨着這句話。近日，這位當紅影視演員以全新形象亮相舞臺，由她策劃并主演的舞蹈劇場《在遠方，在這里》經過在上海的數月創排，日前獻演國家大劇院。

睽違專業舞臺 15 年，毅然回歸演藝道路的起點，這一刻佟麗婭已經醞釀了兩年。今年 8 月 8 日生日那天，她在社交平臺上發布了一組舞蹈劇場的海報，留言感嘆對舞蹈的熱愛與執念在心里瘋長，要把這臺演出作為最好的生日禮物送給自己。為此，她離開北京的生活圈子，與上海編導、新疆舞者一起埋頭創作。《在遠方，在這里》首演前，記者在上戲舞蹈學院的排練廳見到佟麗婭，她正身着練功服翩翩起舞。“舞蹈一直長在我的心里，沒有離開。音樂一響起，身體就會想跳舞。”佟麗婭說。

## 初心

### 回到成長的地方，找到曾經的夢想

持續數月的創排過程，是從無到有、瓜熟蒂落的“分娩”。創作者有興奮與驚喜，也有忐忑和緊張。被種種複雜情感包裹的佟麗婭，一步步褪去浮華，回歸舞蹈演員的初心。“初心就是回到你曾經成長的地方，找到你曾經想要的夢想，去完成它。”她說，“舞蹈是我夢開始的起點，舞臺是讓我閃耀發光、建立信心的神聖之地。”佟麗婭出生于藝術家庭，6 歲開始接受舞蹈訓練，曾在新疆藝術學院習舞，畢業后在中國歌舞團當職業舞者。之后她考入中戲，逐漸走紅銀幕，至今離開專業舞蹈團已經 15 年。

“我差不多 10 年沒練過功，這幾年在晚會上跳舞，表演的都是短片，而且大多是面對電視鏡頭起舞，與真正的專業舞臺已經有了距離。”佟麗婭告訴記者，作為舞蹈劇場的主演，自己必須跳滿全場近兩個小時，面臨技術與體力的雙重考驗，壓力一度令她十分焦慮，常于睡夢中驚醒。排練時，她甚至跟導演開玩笑，要把高難度技術動作交給年輕人，自己只要跳出“感情”就好。“但導演對我非常嚴格，因為我才是站在舞臺中央的那一個，觀眾為了‘佟麗婭’來買票，我不能讓大家失望。”

10 月初，佟麗婭干脆離開北京的家，一頭扎進上戲舞蹈學院的排練房。整整一個多月，她幾乎就跟排練廳的地板綁上了——從早到晚 12 個小時，除去吃飯時間，幾乎都在練舞。除了日常排練，佟麗婭還趁着排練空隙下腰劈叉壓筋、加練體能，逐漸找回當年的狀態。“《在遠方，在這里》是一次認真的決定，并非心血來潮，更不是玩票。”在這部



舞蹈作品里，她想讓觀眾看到的不是“演員佟麗婭”，而是“舞者佟麗婭”。

## 回家

### 用舞蹈訴說對故鄉、對家人的眷戀

在《在遠方，在這里》中，佟麗婭不僅是舞者，還扮演着策劃和制作人的角色。她的搭檔是上戲舞蹈學院青年編導董杰，一位新疆“老鄉”，也是她在新疆藝術學院的師哥。

“我們深深愛着新疆這片土地，《在遠方，在這里》就是寫給故鄉的情書，是對新疆寶貴文化遺產的回望。”總導演董杰表示，很多人認為新疆舞就是簡單的“動脖子和扭腰”，實際上新疆的舞蹈還有很多豐富的元素。這臺舞蹈劇場便取材于新疆民族風情，把維吾爾族、錫伯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等新疆近 10 個少數民族歌舞藝術融入 6 個篇章，將“遇見、致父親、致母親、致愛情、致遠方、致這里”的主線展現給觀眾。

為了尋找各民族的舞蹈素材，主創團隊翻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充分了解各民族歷史、文化、習俗等特點，將舞蹈元素與劇場情境一一契合。在“致父親”里，錫伯族西遷的歷史給了編創者靈感，這一篇章以男性視角贊頌了父親的偉大；在“致母親”

里，塔吉克族的舞蹈元素被運用得淋漓盡致。一首《可愛的一朵玫瑰花》和哈薩克族舞蹈則把人們帶入“致愛情”的情境……如同散文詩一般，《在遠方，在這里》充盈着舞者對故鄉、對家人的眷戀。第三場演出中，佟麗婭特意帶着 3 歲的兒子朵朵一同登臺，讓他把象征男孩的小弓箭掛上“喜利媽媽”（錫伯族用來記事祈福的“繩索”），完成了“致父親”里最具儀式感的段落。

## 成長

### 帶領家鄉年輕人走出來，點燃孩子們的夢想

今年是佟麗婭來北京的第 20 年，往事歷歷在目。1999 年，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的國慶閱兵，她站在新疆方陣的彩車上翩翩起舞。“我邊跳舞邊看着北京，看到了最大的舞臺，那一刻真的離夢想很近很近。”第一次北京之行，為佟麗婭打開了全新的生活圖景。“今天我已經在這里了，北京有我的事業和家庭，但我想讓新疆更多的年輕人走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點燃他們的夢想。”

帶着這樣的心願，佟麗婭和董杰來到新疆藝術學院，從學生中選拔優秀的舞蹈演員。“通過這臺舞蹈劇場讓更多人看到新疆，看到我們新疆的孩子，才是我真正最想做的事情。”炎炎夏日，他們帶着挑選出來的 50 個新疆孩子，在新疆藝術學院的新校區苦練。四面環山，沒有空調，每一天所有人都練到汗如雨下，虛脫累倒。

“這臺舞蹈劇場含有多種舞蹈元素，而新疆的孩子們只練過民族舞，要一下子學會其他舞蹈的跳法有不小的難度。”董杰告訴記者，所有舞者每天要加練三小時的現代舞基礎訓練課，之后才是正式的演出排練。10 月，當劇組進駐上戲舞蹈學院的排練廳，這套訓練體系也一并移植過來。“我們的演出團隊中有新疆的本科生和專科生，也有上戲舞院大三的學生。除了正式舞段的排練外，新疆孩子們還跟着上海孩子一起練基訓，上海孩子向新疆孩子學民族舞，取長補短，進步飛快。”

成長的不僅是孩子們，還有佟麗婭。那是一段“又當爹又當媽”的日子，她管着劇組幾十號人，從舞蹈創排到吃喝拉撒都得關心。“我從影視演員又變回舞者，還承擔了制作人的工作，使得我變得更強大、更果斷。”

下一步會制作自己的影視作品嗎？“或許吧。”佟麗婭說，“不努力往前走那一步的時候，永遠不知道自己有多強大。”

## 金鷄百花電影節聚焦紀錄電影發展

新華社廈門 11 月 20 日電（記者余俊杰）第 28 屆中國金鷄百花電影節紀錄電影推薦表彰單元暨紀錄電影產業發展研討會 20 日在廈門舉行。這是金鷄百花電影節自 1992 年創辦以來，首次專門設置紀錄片單元，聚焦推動紀實電影發展。

此次研討會共展示 5 部優秀紀錄片作品，分別是《尺八·一聲一世》《張藝謀和他的“影”》《生活萬歲》《四個春天》《黃河汜謠》；其中《尺八·一聲一世》是紀錄電影首次作為國產新片展開幕影片亮相，該片忠實記錄了演奏者的經歷與思考，以音樂為尺，丈量着人生的寬闊天地。

“一個國家如果没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没有相冊。”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表示，進入新時代，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文化層面愈加凸顯，人民對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強勁，紀錄電影深刻而動人的敘述視角正好滿足了社會文化發展的需求。

尹鴻說，文化市場正在強烈關注紀錄電影的創作動態，好內容、好作品一定能在社會性與商業性方面實現雙贏。

中央新影集團副總裁趙捷認為，紀錄電影如何與時代發展同步，完成其在市場化程序中的蛻變，

使之保持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成為擺在中國紀錄電影人面前的重要課題。

研討會上還發布了《中國紀錄電影 2018-2019 行業觀察報告》，顯示國產紀錄電影生產數量穩步增長，吸引觀眾人數持續增加，其中電影《厲害了，我的國》以 4.8 億元位居近兩年紀錄電影票房首位。

報告中還提到，大眾生活類題材紀錄電影如《生活萬歲》《零零后》等作品，在各大社交視頻平臺上播放量很高，創作者和觀眾產生良性互動，讓紀錄電影深入走進年輕一代的“精神場”。